



# 巷 恋

● 吴碧莲 著  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2 034 8977 8

# 巷 恋

●吴碧莲 著●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巷 恋

Xianglian

吴碧莲 著

---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174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2}$  印张: 8 $\frac{1}{2}$  插页: 2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,930

---

责任编辑: 郜 文 插 图: 杨建友

封面设计: 赵宏光 责任校对: 刘文英

---

统一书号: 10158·1026 定价: 1.45元



## 作者小传

吴碧莲，无锡市人，从小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边长大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常常爱和院子里的一群野孩子一起光脚站在运河滩的浅水里，望着那流水和往来的船只，编织起无名故事的片断。当一片灿烂的晚霞染红运河的西天时，更爱勾起她许多美好的幻想：

——想当兵，没当成；

——差点儿成为一个羽毛球运动员，因为基训常和小说创作学习班冲突，干脆弃武从文。结果只当上了羽毛球二级裁判员和业余羽毛球女队的队长。

——又想去当摩托车技巧队员，体重不够，被教练“刷”了下来，有点灰溜溜，又有点不甘心。

二十岁发表处女作。

随后，继短篇小说《在我面前》，发表了《雾》、《梦》、《少校和他的女友》、《我和你同路》、《小巷静悄悄》、《海诗》、《相会在车站》、《我的素材》、《老街风情》等中短篇小说三十几篇。同时，还发表散文并与其爱人合作发表了报告文学《乡间的小路》、《中国兵营的情报队长》等。

当过工人、编剧、文学编辑，现任无锡市文联《银幕与舞台》编辑部编辑。

1982年4月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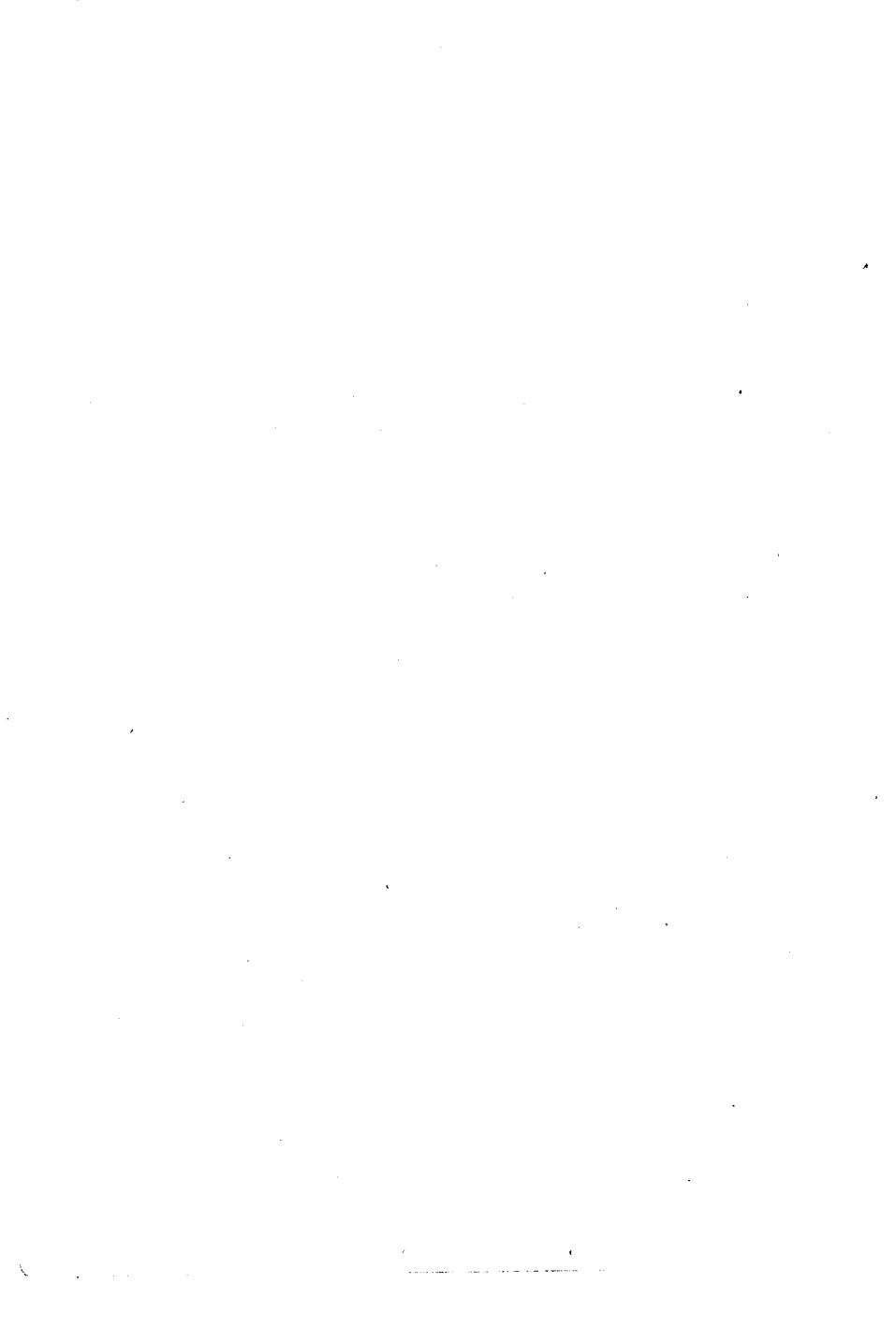
《巷恋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## 内 容 提 要

在古老的运河边，有一座小镇，镇上有两条历史悠久的小巷：一曰升平巷，聚集的多是达官贵人，文士书生；二曰鱼腥巷，居住的大多是四面八方汇拢来的穷苦劳力和船工。两巷过去壁垒森严，界限分明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然而，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建立直至今天，有关青年男女的爱情传闻，却从未间断过……该书即以三个相连续的爱情故事作为主要内容，以委婉、细腻的笔触，描绘了三个历史时期三对情人的不同遭际及其命运，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思想感情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，读来情趣横生，引人入胜。

# 第一章





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，是一个动荡的年代。

人人都知道孙中山造了皇帝的反，全国悬挂起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的五色旗。那龙袍和龙旗，失去了原有的威风，甚至失去了它的神秘感。老百姓张张扬扬的，居然对皇帝、对龙袍和龙旗一点也不敬重。听说连年号都改了呢，不再叫什么宣统某年，大家都时兴喊起了民国。

“民国”，这可是个新鲜事儿，很多老百姓都是头回听说呢。民国成立了，皇帝倒台了。于是，我的家乡——我们这座紧傍着京杭大运河的江南古城，这块周太王之子姬泰伯带领开发的富庶之地，顿时也热闹起来。且不说那些布衣百姓，就连那些拥护共和的绅商、官僚们，也一致要求巡抚大人宣布“独立”。嘿，真有趣，这世界说变就变的，清王朝的巡抚大人在拥护共和的绅商、官僚们的拥戴下，摇身一变，竟成了革命的军政府的都督。这似乎就算是革命了。

贱民百姓对于这次革命，虽然不象绅商、官僚们那么热衷，但想想连大清皇帝都被赶下了金銮殿，这世上总该清白些，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？

唉，他们想错了！他们失望了……

就在这民国初年的一天早晨，一声惨天悲地的哭号，刺破了我们这座古城宁静的晨空。这撕人心肺的悲号，如一个受尽磨难的幽灵在雾气迷茫的街巷徘徊，使人感到骨悚毛寒。

鱼腥巷的船工汉子王老大，闻声从小板床上惊跳起来，趿着破鞋跑了出去。只见隔壁升平巷巷梢那边，叽叽喳喳，议论纷纷地围着一圈人。王老大来到时，人们忙为他闪开了一条路。

原来，是鱼腥巷的一个年轻女子，竟然用一条麻索，吊死在升平巷巷梢的“丛林坊”牌坊上！

这“丛林坊”牌坊，据说是升平巷首户姬老爷家的老祖宗立的。姬老爷是本城的名流，家中代代都有人在朝上做官。眼下当家的姬老爷也是时髦得很的人物，在刚成立的军政府里挂了一个官职。不过，姬老爷用不着天天很辛苦地去办公。据说革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，姬老爷有钱、有田产，是大财东，自然主要是以出钱来显示自己的革命地位了。再说眼下的军政府比不得原先的巡抚衙门，因为反了皇帝，断了皇俸，缺钱缺得嗷嗷叫，都督大人就越发看重姬老爷，姬老爷在这次革命中也就越发显得举足轻重了。

晨雾逐渐地散去了。一张芦菲轻轻地盖在吊死鬼的身上。围观着的人们虽然看不到死者的脸面，然而吊死鬼活着时的音容笑貌，却让人们感到深深的痛惜！

这寻死的女子叫秦二姑娘，她这年不过十七、八岁，是鱼腥巷秦家的二女儿。贫家的粗茶淡饭，竟然把秦二姑娘出

落成一个唇红、齿白，水灵灵十分鲜亮俊俏的姑娘，成了鱼腥巷的美女子。这是一朵开在贫瘠地盘上的鲜花，格外鲜亮，格外稀罕，也格外惹人怜爱，就连平时一脸凶气、不苟言笑的铁汉子王老大，在窄窄的巷道上碰见了秦家妈妈，也会生硬地多嘴说上几句：

“妹子，你养了只金凤凰，只怕破鸡窝里呆不住。这年头乱，你得好生提防着点！”

秦家妈妈是个心慈面软的婆娘，听了王老大的警告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句“阿弥陀佛”，说道：“王大哥，劳你挂心了。我哪，请西大街的铁口算命先生给二姑娘算过命，说我二姑娘的命可好了，将来肯定要遇上贵人，要大贵大富的呢！你不信？”

那王老大摇头笑笑，也不说话，一偏身让过秦家妈妈，让那婆娘踮着一双小脚走了过去。王老大决计不会去信什么东大街西大街的铁口先生的。那算命的铁口不过是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骗些银两罢了！他王老大，这一生注定什么也不相信，要信，那就是信一杯好酒！

不过，信铁口先生的毕竟大有人在。尽管铁口先生是信口雌黄，可鱼腥巷左左右右的人家，都在有鼻子有眼地传说，那秦家的二姑娘命就是好，观音老菩萨保佑她呢，硬是给了她一副沉鱼落雁的好容颜，连石头见了都会动心呢。有人亲眼瞧见了，那秦二姑娘往大运河边的柳树下一站，连大柳树也会展动婆婆娑娑的绿叶子，哄着她，抚着她，疼她不够呢！

可今天，命里注定要大富大贵的秦二姑娘偏偏寻了短见！秦家妈妈抱着女儿的尸体，一声声“我的天啊！”“我



的肉呀！”呼天抢地哭喊着。她用手拍打着芦菲，呼喊一声女儿的名字，额头在地上“嘭”地碰一下，再喊一声女儿，额头又在地上重重一撞，撞得满脸鲜血直流，哭得鱼腥巷天昏地暗，阴风凄凄。

好端端一个青春美妙的女子，为何寻了短见？为何吊死在姬老爷家的“丛林坊”牌坊上？贱民百姓们一时弄不清。唉，这世上有好多事情是弄不清楚说不明白的。鱼腥巷的女人们陪着秦家妈妈不断地抹眼泪。

死了女儿的秦家妈妈，一夜之间白了头发，变了个人样，也变得执拗、坚强起来。她哭哭喊喊，拍拍打打，过了一日一夜，便披头散发地从女儿的尸体旁站起来，走出家门去。秦家妈妈走一步，磕一个重重的响头，就这样一步一个响头哭到铁汉子王老大家的门上，跪在王老大面前，哭喊道：

“王大爷！求你为我家二姑娘做主，为二姑娘伸冤哪！我求你哪！……”说着，“嘭”地一声，头又在地上重重磕了一下。

铁汉子王老大，人称王大爷，正大麻子。王老大是个走南闯北的脚色，早年曾在开平矿务局的煤轮上当过船工，南南北北是见过些世面的。王老大在家时排行老三，因为有些拳脚功夫，平时好行侠义，所以深得船工的拥戴，大家都尊他为“船老大”。“王老大”的名字便是这么来的。

有一回，船上刚刚发了工钱，一位英国管事叫一名船工给自己洗衣服。当那位船工将洗好后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交还英国管事时，英国管事将衣服一件件抖开，翻拣了一遍，硬说他放在脏衣服里的一只金怀表不见了，“你！偷了

我的金表！”英国管事硬是将船工全身搜抄了一遍，搜走了那船工的全部工钱，还将他堵在船舱角落里拳打脚踢了一顿。恰逢王老大走过，见自己的穷伙伴受侮，哪里吞得下那恶气，闪进管事的船舱，一拳便将英国管事的脸打得开了个血浆铺。

王老大斗胆打伤了英国管事，这还了得！他被当场捉拿住，扭送到矿局，关进黑屋，等候发落。

第二天，王老大被押进一间大屋子审讯。只见一张大桌子后坐着一个金发蓝眼的人，说一口中国话：

“你为什么打人？打你的管事？”

“因为他先打了我的兄弟！”王老大理直气壮地挺着腰。

“胡说！我们英国管事怎么会打人？倒是你打伤了他，让他住了医院！难道你还不服气吗？”那英国佬用手指敲了敲桌面，“带进来！”

门开了，那个被打的船工被搽了进来。英国佬和颜悦色地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们管事的打了你没有？”

那船工垂着头，吭哧了半晌，终于说道：“……没，没打。”他不敢正眼瞧王老大一眼。

王老大简直气炸了，他攥紧了拳头，要不是被用麻索缚着，真恨不得上前揍那软骨头一拳。

王老大被定了个行凶殴打上司的罪名，关进了矿局的黑屋。这日，待夜深人静，王老大便崩断了身上的麻索，撬开窗户，翻墙逃了出来。他凭着身上有点儿真功夫，并不急于逃走，而是回到自己干活的那艘煤轮上，踢醒了那位受辱的

船工。那船工一见是王老大，惊跳起来，一个劲地向怒目圆睁的王老大打躬作揖。王老大揪住他的胸脯，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人话不说说鬼话？你是人还是狗？”

那船工流着泪说：“老大，我不是人！这是他们逼着我说的，不然他们就要把我从煤轮上除名！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女，丢了饭碗，一家人怎么活？我……我对不住你，你打吧！……”

王老大紧攥着的拳头又渐渐地松开了，喷射着火光的双眼也逐渐暗淡下来。他把那位伙伴往船舱角里一推，自己也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
两个穷兄弟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好半晌无声无语。最后，两个人蹲在昏暗的舱房里，开了一壶老烧酒，撕光了剩下的半只烧鸡。待空瘪的肚子踏实了，王老大起身收拾了一下，把自己一个简单的小包裹系在身上，钻出舱房，轻捷而无声地走过了跳板。那穷兄弟依依地尾随在身后。王老大在黑暗的码头边站住了。在沉沉的黑暗中，他回身朝伙伴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多保重。告辞了！”说着，一转身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王老大连夜离开河北。一路上，他凭着一身好力气，一路打着短工，一路径直往南走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最后来到这座古城，在鱼腥巷落了户，并且重操旧业，当上了大运河上的船工。由于他见识广，办事有主见，有魄力，无形中便成了鱼腥巷的巷民领袖。

此刻，王老大听着秦家妈妈那血和泪的哭诉，板着的麻子脸铁青着，心里早就酸酸地不好受了。是啊，秦二姑娘决

不会不明不白去做吊死鬼的，这其中必定大有文章！王老大趋上一步，当下扶起悲不成声的秦家妈妈，拍着胸脯，说：

“妹子！只要你看得起我王大麻子，为了秦二姑娘，为了我们鱼腥巷，我王老大愿意两肋插刀！”王老大喷着唾沫星子，发了誓。

“我可怜的二姑娘哟，你死得好不明白！”秦家妈妈又惨惨地甩开了眼泪鼻涕。

“不，二姑娘死得很明白。”王老大说，“她这是尸谏呀！”

“尸谏？”秦家妈妈赶紧抹了把眼泪鼻涕，她还是头回听说这么个词儿。

## 二

秦二姑娘吊死在“丛林坊”上。而那“丛林坊”呢，却昂首翘立在升平巷的巷梢。

说起升平巷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太平的意思。

升平巷显然不是一条平凡的巷子。翻开典藏于市图书馆深楼间的县志，便能见着一块巴掌大的城邑图，那图上有一段不粗不细的小黑线，清清楚楚标着“升平”两个字样。紧紧傍着升平巷的，是一条清亮亮的叫做“升平河”的小河。

升平巷虽然没有住过皇亲国戚，然而，一溜高墙深院内，却都住着做官人家。什么浙江布政司，广西金事，都是颇有来头的住户。独姬家一户，在明代就出了两个做官的，一个任兵部员外郎，一个任工部主事。兵部员外郎和工部主



事均是进士出身，做得一手锦绣文章，据说还因此得了弘治皇帝御赐的端砚。这在当时是一桩非常非常轰动和荣耀的事儿，不光姬府举家欢庆，就连升平巷的邻舍和本城的名流官长，也都觉得面上有光，为此而欢喜了好一阵。后来，那两位会写锦绣文章的进士先后仙逝了，人们念着旧情，更念着旧时的一段荣耀，便由着有名望的人士提议，并由当时的县大老爷亲自出马，请来能工巧匠，在升平巷巷梢立了个牌坊，以纪念那两位得了皇帝御赐端砚的读书人。这座牌坊有着坚实的石柱，高大的牌楼，气气派派，被定名为“丛林坊”。

据说“丛林坊”落成之日，本邑的地方长官，乡绅名流，都到场庆贺了。外加一些凑热闹的布衣秀才和小民百姓，把个升平巷挤得满满腾腾的，那隆重的落成仪式的壮景，据说有史可查。

升平巷的路面，一律由四指宽见方的黄石铺就，溜溜光光、平平展展，由西向东伸展。巷道并不宽阔，显得非常幽静，现时的小轿车是决计开不进去的，但并不妨碍当年的八人大轿，在衙役和轿伕们气气势势地开路吆喝之下，前呼后拥地进进出出。

在升平巷那一溜深宅大院的后面，便是一条清亮亮的小河——升平河了。那镜子般宁静的升平河，在城区悠闲地弯了几弯，向西一滑，滑进了沉重的护城河。那沉重的护城河水缓缓绕城一周，在城南突然豁了一个口子，急巴巴地流出去，便和那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接住了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从那古老的大运河的北端，三三两两地飘下来一篷破旧的乌篷船和鱼鹰划子，他们一路似乎